

大 后 方

现代作家创作丛书

大后方

骆 宾 基

作家出版社

大 后 方

作者：骆宾基

责任编辑：潘宪立

责任校对：祁 斌 杨 葵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2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30

印张 10.375 插页：6

版次：199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44-2/I·343(平)

ISBN 7-5063-0366-8/I·368(精)

定价：5.05元(平) 8.05元(精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、

作者小传

骆宾基本名张璞君。1917年2月生于吉林省珲春县。父亲张青山母亲金氏都是祖籍山东平度县的贫民，在县城经营通聚茶庄为业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还在县立小学读书。1934年考入山东济南正谊中学，是年冬因父亲病逝东北而辍学。1934年在北京大学做校外旁听生，初步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科学理论，因转北平图书馆阅读，又接触了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之外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名著，奠定了未来以文学创作为业的信念基础。1935年夏因家业衰落转哈尔滨学俄语。1936年逃亡上海。在鲁迅和茅盾的鼓励和影响下完成了开山作《边陲线上》。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《他仍活在我们心中》。“七·七”抗战爆发后，在辗转于金华、桂林、香港、重庆等地流亡颠波的生活中，完成了以《乡亲——康天刚》为代表的许多短篇小说。此外还有《萧红小传》等中长篇作品。学术著作有《金文新考》、《〈诗经〉新解与古史新论》。将要出版的有《中国上古社会》。

骆宾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86年被选入欧罗巴出版社的《世界名人录》。1949年之前在重庆曾任“东北文化协会”常务理事兼秘书长。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府文教委员、省政协委员、省文联副主席。六十年代初任北京市协会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副主席。1979年“三中全会”以后曾当选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直到1988年因病停职。

出版说明

《现代作家创作丛书》是作家出版社为“五·四”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，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。丛书在体裁、内容、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，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，尤其着重于新作。

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，某些以“通俗”为名，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，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，步履维艰。出版这套书，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。

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

目 录

大后方	1
千人塔下的声音	9
寂 寞	16
生活的意义	25
庄户人家的孩子	38
老女仆	50
乡亲——康天刚	68
红玻璃的故事	93
老爷们的故事	106
一个唯美派画家的日记	119
北望园的春天	140
一九四四年的事件	166
一个坦白人的自述	182
贺大杰的家宅	195
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吏	212
可疑的人	221
由于爱	233
蓝色的图们江	267

大 后 方

金长快车彗星似地驶入一个被些茅屋和古老瓦房圈了半环的空场。钱耀宗紧把住车门边的铁柱，看着那一排作为车站的廊房，从车窗前，迅速滑过去，越来越慢，终于黑色的廊房木柱，停住不动了。

“二姐夫，等着我呀！”旅客骚动中，钱耀宗朝人群空隙间说了句，等不及看到末座上的面影，就挤开肩后伸来抓门的大手，一挺腿，匆匆跳下了车，冲出围绕到车门前的卖零食的小贩、一群接客的轿夫们，朝街口跑去，连收票员的呼声，都没时间关心了。因为汽车只停三十分钟，钱耀宗得买金鸡纳霜、香烟，还有，他自己必需得吃点饭。

打听到这镇市的药房，是在西街口，于是决定先吃饭了，两腿已经很快地迈进车站左手的饭馆，这里食客的拥挤，简直没法站住腿。

食桌完全被呢帽、黑皮包、手提箱、网篮……之类的什物盖住了，露出光面的空间，则摆满了菜盘、瓷壶、茶碗、饭桶

和碍手夹菜的高筒绍酒。远一点，只看到旅客们的头发和在晃动的脊梁，而从这之间，偶尔闪露出来的面目，都是神色匆匆且惶惶然的。

“快呀！”里面高叫道。

“知道了。”侍役在另一桌上递着冒热气的擦面巾。

“我在什么地方？”钱耀宗从凳椅之间挤过去。

“自己找，对不住。”侍役把擦面巾搭在手臂上，倒出的手，半提半抱起饭桶，另一手是瓷的盘碗。

钱耀宗的眼睛，露出锋芒逼人的光来，然而侍役并没有时间回脸承受它，尽自一边高叫着什么菜名走到另一头去了。于是钱耀宗想拍桌子，藉以镇压一团喧嚷的噪音，让侍役们注意自己的存在，可是桌子上连容巴掌大地方的空间都没有。幸而这时，一个空位闪出来了，钱耀宗老远地，就赶到窗口下，站住了。这时耿耿空场上的汽车，并没有动。

“一个客饭。快，我要赶车。”钱耀宗喊，因为刚朝这面来的侍役又转身了。

“谁叫你炒腰花，我要的醋熘鱼。”

“不是先生……”侍役在分辩。

“喂！”钱耀宗把桌子拍得砰砰响，“我要的客饭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那位叫的炒腰花……晓得了。这位一个客饭。”

钱耀宗摘下了软胎帽，揩了揩眉眼间的尘土，看清坐在自己对面的胖妇人了。她的两手在吃奶的孩子头上，晃来弯去地，在吃着。发现背后是蓝色的油漆板壁，就依靠着，把桌底下的腿尽量伸向前去。酒香肉味的混合气息，在他鼻前诱惑着。

“这里的炒腰花，拿来……”另一桌，有人叫。光线很暗。

看不清多少人在晃动。

“我的客饭……”这声音立即引来厨灶间的锅勺拍敲声。

钱耀宗感到一阵焦躁，连拍几下桌子，都没有回音，于是跑到厨间来。

“我的客饭，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你到外边去，马上……”接着厨师又咣咣地敲打起锅边。钱耀宗眼前现出一盆红焖肘子。

猛地汽车笛响了声，钱耀宗斜着蛮壮的肩膀，朝外冲去，觉得眼睛一花，侍役在厨灶间的门边跌到了，白瓷片、油菜，散了一圈。

——这简直像在前线开火那股劲头。边想边跑到门口，深蓝色客车，仍在他眼前靠廊柱停着。

回头打算看看侍役，跌得见血没有。虽然这些东西都是糊涂虫，光知道做吃弄喝，可是若有个差错，还得朝他们赔两钩罪，因为自己到底是人地生疏的。

“对不住呀——你站在这里张望啥？”后一句是光头汉子，朝侍役说的，同时两眼送着怒气冲冲的被申斥者走去，之后，又掉过脸，嘴角还露着没感情的笑，“官长，车还有二十分钟，不慌！坐坐，坐坐。”

钱耀宗绷着脸，装出不得已的沉默来，像是没有光头汉子解围，是不能这样容易完结的颜色，勉强回到里边，坐下来。

——这些势利东西就得这样对付，若不作兴，还让我赔偿打碎的碗钱呢！妈妈的。

侍役的白围巾，从眼前闪过。钱耀宗没抬起头，然而桌上还是空空的，有西装大衣的腰带流过去了。

钱耀宗听见背后的油漆板壁间，叫了声：“金会长。”

“怎么这时候来，等了你……”一种油腔滑调声。

“你今天到宁波么？听说和上海又通航了。”

钱耀宗望望外边汽车，焦躁和不安又在胸口发酵了。像舞台监督在开幕后找不到主角似的，既发不得脾气，又不能再向厨灶间跑，因为自己到底是在这里两眼摸黑儿的，找不出理来讲。只有轻轻喘气。

“……电话打晚半个钟头，”钱耀宗听到油腔滑调的讲，“我就损失了二百元。刚刚下午南乡乡长买去一百听。

“那现在他可赚了。”

“九元钱卖的。十二，二十七，他娘的赚一百……”

“他没留住，他们南乡王家祠堂祭谱，四台戏，还有京戏就是小白玉峨那班货……连戏台，连祠堂，三四十盏汽油灯，你想一百听能点几天，他们光戏就作了十四天。”说话的人像是被称作会长的那个。

“王家……”

饭桶出现在钱耀宗眼前了，盘子里是苋菜梗苋菜叶，稍微有点咸味，另一小花碗，是漂着葱叶的榨菜酱油汤。

对面的那个胖女人，让自己的两只大奶子，被孩子摆弄的时候，钱耀宗直起腰来。

“找开，我没零的了。”放到柜台上一元中央票。

握着一叠角洋，瞅见汽车，还没有开动的兆头，就立刻用半跑的姿势，伸缩着两腿，小腿肚扎得邦邦紧的裹腿，抖着一股劲儿，就到了西街口。

“金鸡纳霜，十粒。”

“一元五角。”中国式药房的主人说。

“贱一点好啵！那么六粒。”钱耀宗另一手掏出钱，右手的角票还遗忘般捏在手心。

跑回汽车站，客车身子正在颤抖，钱耀宗猛地从车门伸进一只腿。

“挤不下了。”司机歪着头喊叫。

“借光，闪闪手。”钱耀宗另一只腿也提上来。

车开了，斜驶着，奔入公路口，并且利害地弹跳了一下。

“二姐夫……借光，闪闪……二姐夫。”

“你吵什么？”有人气势汹汹地向他喝着。

钱耀宗朝话声的来向严肃地望过去，眼睛在告诉人们，说话者若被发现，他是会劈头给一顿拳头的。

——这些家伙，娇养的像是四蹄贴地的睡猪似的，它们的毛，都会蠢吼。

“二姐夫，给你寒热丸。”钱耀宗把手穿过站着人们的腰间，但他觉得没有手掌来接，于是继续地叫了两声。

“讨厌不讨厌。”

“你说谁？”钱耀宗抽回脸来，这次他是抓住说话的脸像了。

“你找谁？”说话的肩上斜挂着皮带军服，是一身黄呢料子。接着说，“到了金华，自然而然都会下车的。”

“金华！”钱耀宗像边猜想边走路的人，猛发现在自己面前煞住的救护车似的那样感觉：“不是开嵊县的吗？”

挂皮带的脸斜过去，向在张望的客人，递着讥嘲而不屑与谈的笑呢。

“请问一声，”钱耀宗对一个有着红蕃薯脸的说，“这车不是开嵊县的么？”

“开嵯县那辆车在这车开了后，才开。你走反了。”

“开车的，停下，停下。”

稻田，密林，河流，有字的标牌……迅速朝后退着，接连冲来的，依旧是河流，稻田，密林……

“开车的停下，开车的，开车的……”

“你是做什么，我的老爷！”

“你停下，我要下去。”

“你要下去，他们可不要下去哪！”

钱耀宗感到受到侮辱似的，但又不便发作，他完全清楚：在这里是没理好讲的，是他们的天下。然而婉转动听的话，不是他自己不会说，就是不肯，他像握在孩子手里的蛙似的，尽自鼓着胸，堵气，既不言，又不语。

“你坐车也不打听打听。”挂皮带的教训小学生般说了，“你是那个部队的。”

“第六支队。”为了牵念姐夫的无人扶持，他接着说，“我是刚从湖南回来……”

“下去！”司机打断了钱耀宗的话。

钱耀宗愉快而迅速地接受了这驱逐，跳下来。眼睛送着汽车直到隐没在扬起尾尘之后，才慢慢走起来，怀着像输了一大注钱的赌徒似的心情。

——妈妈的，挂皮带就那样神气，若不是想托他助把力，鬼才应他的声，有骨气到前线混混……开车的倒是个好好先生，就是滑一点。——他在想。

“卖鸡蛋喽，谁买鸡蛋！”

钱耀宗发现他是走在一个村口的侧面了。挑担的鸡蛋小贩，顺街左手走去，背影弯虾似的。距离路边尺把远的池塘，

正在村口间。秋末的阳光，在瓦房的背后露出来，因之那茅草屋的纸窗上，割开黑白两片很明显的影子。一些超过甲级壮丁年龄的汉子，在黑影里，露出半身。

“鸡蛋多少钱了？”说话的是坐在凳端。

“镇上都卖十五个铜板，秃子收，只出十二个。”这一个农家打扮苍白的脸，很难看，两手袖着，脚下还踏着铜火炉。一只大红冠子公鸡，独脚站在炉边上，在斜着头窥察人们动静似的，小声格格地叫唤。坐在凳当中的含烟管老人，安闲地望着地，不声不响吐着烟，一口，接连又是一口。

——后方多么安静，妈妈的，真正像是夏天柳树河边的老母猪，光知道躺在阴凉地方喘气。——钱耀宗更有点眷恋家乡的温暖了。

钱耀宗走过去，就问起路程来了。

“到嵯县，还有五十里。”农家打扮的那个说。

“那，到长乐就有五十里路咯，到嵯县一百里也多。”另一个辩解着，一边接过老人递来的烟管。

钱耀宗无可奈何地吐了口气，接着不得不打听，朝前走，还有多少路，可能找到旅店。

“那得恐怕赶到德政乡去，你知道这里还是东阳管……”说话的人，喷了口烟，偏脸朝街口望去。

钱耀宗也被那边走来的长长的便衣装束的行列所吸引住了。当这队伍开始在茅草屋前走过的时候，凳子孤独地被遗忘在坐者的身后了，谁知那是敬意，还是为了望得更清楚点，连老年人都站起来了。钱耀宗看出观望者们眼神，似乎有某种兴奋的光辉闪耀着。
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完全出乎意外的，队尾跟随的官佐模样

的人物，在走过后又跑了回来。

“我是从×战区请假回来的，我的姐夫……”因为受不住严肃眼光的逼视，钱耀宗老老实实述说着，然而这话被挡住了。

“有护照吗？拿给我看看。没有，那么你是开小差的了？朋友，不要讲谎话，跟我去吧！我正需要一个熟手。”

“我这还有金鸡纳霜……”可是发现手里存在的是一叠角票，他数了数，虽然其间被那人拦阻了一回，终于他知道那是四角洋。

——妈妈的，客饭六角，可是还有碗钱。

“来，朋友，追随队伍，来吧！”官佐模样的人露着滑而善的眼光，似乎说——不要骗我，你的事，瞒不过我。

“我的姐夫还有寒热……”

“你叫稽查捉着，性命交关，来吧！——你看队伍那样远了，快……”

不等钱耀宗说什么，就半拖半拉地走起来。

钱耀宗在分辩着，可是像寡妇向跑到床边的野汉子讲理似的，软弱无力，因为他自己是很知道自己的脾气，用他的话说，是“老太婆掉了牙，吃软不吃硬”。就那样半拖半走，半推半就地接上了队尾。

千人塔下的声音

追随着学校的尾巴，我也落脚在这偏僻而古朴的山村了。

庄外，一片秋稻飘伏的田畦，古老的莹墓周遭，尽是些枝叶森森的松林，还有桑田菜园，是个富庶的村落呢。

拥有二百亩肥田的镇长，就住在离这里仅仅三里路的×镇上，那里，并且还有我们手创的民众夜校。每次镇长来的时候都有卫兵跟在背后，现在我们正送走他，顺路慢慢往回走。

“生活还过得惯吧？我们这地方连可看看的庙宇都逆有。”训育主任用本地话说。

“还好，还好。”我边走边踢着小石子，一脚，石子就飞得远远的。

“这里有块碑文你不看看吗？”训育主任指着丈把远的矮矮岭冈，“我也没去过，听说就在枫树林里，是祝枝山的手笔呢——好走，好走，跟我来。”